



克林思·布鲁克斯 诗学研究

A Study of Cleanth Brooks's Poetics

付飞亮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克林思·布鲁克斯 诗学研究

A Study of Cleanth Brooks's Poetics

付飞亮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林思·布鲁克斯诗学研究/付飞亮著.—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 - 7 - 208 - 15131 - 4

I. ①克… II. ①付… III. ①克林思·布鲁克斯—诗
学—研究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2852 号

责任编辑 赵伟

封面设计 夏芳

克林思·布鲁克斯诗学研究

付飞亮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2

字 数 458,000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5131 - 4/I • 1712

定 价 8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言

飞亮为人敦厚,勤奋好学,讷于言而敏于行。2010—2013年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系统地研读了《十三经》,背诵《文心雕龙》《文赋》《二十四诗品》等古代文论,学习了英文版的西方经典文论,并参与了我的多项科研课题与教材的编写工作,发表了多篇科研论文,获得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优秀研究生等荣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每届博士生开题时,我都会强调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性,告诉他们,博士学位论文不仅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非常有可能是其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因为参加工作以后,诸事纷杂,大都不会有读博士时这样纯粹的、大段的学习与思考的时间,也难得这样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我希望博士生们选题务必慎重,在保证学术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最好是言人之未所言,做人之未所做,要有勇气和信心成为自己所研究领域的专家与权威。飞亮初次预开题时,曾经提出过一两个选题,我问他“火力侦察”的情况,他说皆已有一两本相关的专著或博士学位论文在前,因此我劝他重新考虑。后来他告诉我打算做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的研究,这一重要的批评家在中国尚无研究的专著与博士学位论文。新批评虽然在当下已不是一种时髦的理论,但是鉴于它在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性——曾经一度占据了美国大学课堂与批评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形式论的起点,任何形式主义的研究都绕不过新批评这座大山,而且至今仍然存活在各种后现代主义文论的肌质中,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于是同意了他的这个题目。过年的时候,学生们一般都回家去了,有些研究生迫于论文撰写与发表的压力,会留守在学校图书馆继续努力。我发现飞亮两次都是在学校过的年,因此,当他三年时间博士顺利毕业时,我一点也不意外。

飞亮毕业后去了西南大学文学院任教,五年后,寄来厚厚的一本书稿,让我写序。该书稿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修改,补充了

大量的内容,无论是在广度与深度上,还是在篇章结构上,都有了巨大的飞跃,这也表明在博士毕业后,他没有停止对布鲁克斯这位新批评家的研究,一直在向前推进,锲而不舍。天道酬勤,此言不虚,飞亮对布鲁克斯诗学不懈地思考多年,确实可以说已有所得,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并凭此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成果即为寄来的书稿,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该书既有精细入微的文本分析,也有视野宏阔的历史性定位与比较。在梳理布鲁克斯诗学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全面考察了布鲁克斯诗学在中国的接受、变异及影响,并在当代西方文论的语境中考量其诗学,揭示其诗学对中国当下重建文学与艺术批评新秩序的重要作用。其主要建树在于以下三点:

一、首次全面考察了布鲁克斯诗学,囊括了其诗歌、小说与戏剧批评。论证了布鲁克斯的诗学虽然有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偏离,但总体上看,还是具有一贯性的,其在诗歌批评中的理念,基本上也贯彻到戏剧批评和小说批评上,即像批评诗歌一样批评戏剧和小说,重视对双关、悖论、意象、象征与反讽的寻找。

二、首次全面论述了布鲁克斯的戏剧批评理论与实践。第二点与第一点好像有交叉重复之嫌,但我之所以要把这一点单独列出来讲,是因为国内学界大多关注的是新批评的诗歌批评与小说批评,较少有人系统地研究过新批评的戏剧理论与实践,而飞亮非常难得地做了国内的第一人。他不仅首次在中国详细译介了《理解戏剧》,总结了布鲁克斯的戏剧批评理论,而且介绍了其对诸多戏剧的具体批评,可资国内戏剧批评界借鉴与批判。

三、揭示了布鲁克斯诗学的精英主义本质及意义,指出中国学界对布鲁克斯诗学的诸多误读,并对布鲁克斯诗学进行了全面反思。该书以扎实的论据,证明中国学界认为布鲁克斯诗学是非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反浪漫主义,皆为误读;布鲁克斯诗学并不等同于形式主义诗学,与马克思主义诗学也有诸多相契之处。

该书有利于梳理、厘清新批评理论,为比较诗学及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提供个案,为当下中国文论的构建与批评实践提供借鉴,也可以为中国戏剧批评实践和理论构建提供参考。

当然,该书论述的范围较广,内容较多,自然还有值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地方。如在论述布鲁克斯戏剧批评时,未能将其戏剧理论置于整个新批评戏剧理论的框架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未能将其置于西方戏剧批评史

序 言

中与其他戏剧理论与批评实践进行比较,以凸显其戏剧批评理论的传承性与独特性,更未能将其与中国的戏剧批评理论进行平行比较研究。

国内学界对新批评的戏剧理论与批评实践尚未有关注,飞亮有志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相信他能够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是为序。

曹顺庆

2018年3月18日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的诗学为研究对象,对其文学理论及整个批评实践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探讨。本书将在新批评及现当代世界文艺理论思潮的背景下,对布鲁克斯诗学进行全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研究,以准确把握布鲁克斯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全貌,揭示其对世界,尤其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实践及教育教学的意义与价值,并对其进行反思。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布鲁克斯诗学的主要理念”,从“诗歌的有机体概念”“作为悖论的诗歌语言”和“隐喻:诗歌语言的本质”三方面阐述布鲁克斯诗学。

“诗歌的有机体概念”是布鲁克斯诗学的逻辑起点,表明其对诗歌统一性的强调。

“作为悖论的诗歌语言”一节,首先辨析了布鲁克斯理论中经常出现的反讽、悖论、巧智和张力等术语之间的关系。布鲁克斯认为,巧智是对特定情境可能采取不同态度的一种意识;悖论是将某一情境的传统观念与更具包容性的观点进行对比的一种策略;反讽是通过限定从而对态度进行定义的一种策略。悖论处理完整的陈述,而反讽相关联的议题不一定要用陈述的形式,反讽对比的元素不限,可能是简单的意象、词语或孤立的概念。在悖论中,有一个定义好的预设,有一个陈述反对另一个陈述的对立的陈述结构,涉及尖锐的对比和明显的矛盾。而布鲁克斯在文学作品中发现的各种类型的反讽,对比程度有差异,其对立性是相对的。布鲁克斯有时把悖论与反讽互换使用,但是,当希望挑出诗歌中个别的词语或对象时,他倾向于使用反讽这一术语。

张力是反讽的一种心理功能,是思想意识到概念的相反方面和对言外之意的觉察,是运行中的反讽,是反讽的动态品质。反讽是支配者或调节者,以调和、平衡张力。在布鲁克斯的诗歌批评中,至少可归纳出十四种反

讽类型,包括想象力自身的悖论或反讽,个体的反讽,寓言反讽,奇趣反讽,双关语反讽,巧智和庄重反讽,克制叙述反讽,浪漫反讽,讽刺反讽,嘲笑反讽,逻辑反讽或反讽逻辑,牧歌式反讽,时间反讽和宗教反讽。

布鲁克斯相信,诗歌语言是悖论语言,甚至在那些看起来直接而简单的地方,也充满了反讽、悖论和含混。

布鲁克斯认为诗歌的本质是隐喻。隐喻是类比而非逻辑,隐喻的天性是间接、迂回地陈述所蕴含的真理。隐喻创造对立面的融合,使对立面协调;隐喻不仅是间接的,而且是功能性与结构性的,赋予诗歌生命与形式。诗人的创新并非依赖创造新词,而是使用灵巧、独创性的隐喻,给旧词注入新生命。通过反讽、悖论和隐喻的使用,诗人赋予语言以新的维度。

第二章“布鲁克斯诗学的实践运用”,主要论述布鲁克斯诗学在诗歌批评、戏剧批评、小说批评及教学实践等方面的应用。

布鲁克斯在诗歌批评上的成功,主要反映在运用有机体、悖论、反讽等概念对英语世界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评论上。布鲁克斯在诗歌批评实践上有时也借助传记、历史、社会学等外部因素,但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诗歌的文本上。通过细读从莎士比亚到艾略特等人的诗歌,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悖论、反讽和含混的传统持续地影响了从古代到现代彼此不同的诗人,从而得出所有时代的诗歌本质上是一体的结论。

布鲁克斯认为戏剧是完全建立在对话上的文学形式,与小说之间的差异较大,而与诗歌之间的差异较小;在理想状态下,戏剧和诗歌可以融为一体。在戏剧批评中,布鲁克斯坚持认为戏剧具有等级,悲剧高于喜剧;悲剧主人公必须具有主动斗争的行为与力量;坚持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坚持像批评诗歌一样批评戏剧,在戏剧中寻找双关、悖论、意象、象征与反讽等。他认为最优秀的戏剧是使用诗歌语言写成的,现代戏剧比不上古代的诗剧。这一观点明显有失偏颇。他认为戏剧的根本在于剧本,这一观点对现代戏剧偏离戏剧本身、堕入商业主义的乱象进行了有力的反拨。但是,对舞台表演的否定,导致他在批评现代戏剧时出现偏差,与其一贯的诗学主张相悖。

布鲁克斯在小说批评,尤其是在对福克纳小说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认为小说批评与诗歌、戏剧批评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在小说批评中,他依然保持对反讽、悖论与象征等文字技巧的强调,并认为小说是一个有机体,应该独立于社会生活与政治宣传,反对浪漫的感伤主义。当然,在小说批评中,他也注重对历史与地理环境的考虑,注重作者的生活经历及其全部作品对特定小说的影响,重视读者的作用,这反映了他对新批评

的非历史主义与反对生平传记式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的一种修订。然而，布鲁克斯主张对小说进行细读，从逻辑上来讲存在困难；其批评模式最终可能会与哲学纠缠不清；为了应对“一元论”的指责，他可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文化批评。

布鲁克斯认为，教师的作用很简单，就是教导学生如何阅读。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明白，文学研究是对文学自身性能的一种研究，不能与科学或宗教相混淆。他认为文学史与批评不应该分离，所以文学教师应该同时是历史学家与批评家。此外，教师应将文学的作用传达给学生。他的这种观点，对现在的文学教学仍然有启示作用。

第三章“布鲁克斯诗学的渊源”，论述布鲁克斯诗学是在反对美国批评界的浪漫主义及印象主义倾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理论主要源自亚里士多德、柯勒律治、瑞恰慈、T.S.艾略特等人。柯勒律治认为想象力可以统一有限与无限，在某种程度上，反讽能捕捉一些神秘的、超自然的元素。布鲁克斯的反讽、悖论概念是柯勒律治多样性统一思想的重新演绎。布鲁克斯对瑞恰慈的反讽学说非常赞赏，并加以发挥，把反讽当作是评判诗歌的主要标准。他接受瑞恰慈诗歌陈述是伪陈述的观点，同时，摒弃瑞恰慈的心理学词语，认为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诗篇本身的文字、主旨、主题、比喻与象征等上面。艾略特的无个性理论、对立情感和谐、感受力分化、传统观等批评理论影响了布鲁克斯。布鲁克斯强烈反对诗歌释义，称其为邪说，与艾略特反对解释诗歌一脉相承，而且比艾略特的态度更激进。

当然，布鲁克斯诗学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可能通过三种路线对其产生影响：一是在对欧美产生影响的大环境下，道家思想影响了布鲁克斯，使其悖论理论打上道家思想的烙印；二是通过瑞恰慈等人的传播，儒家的中庸思想影响了布鲁克斯，使其在反讽与诗歌有机体理论，文本与作者、读者及历史之间的关系，诗歌中的情与理等一系列诗学问题上较为温和与包容；三是通过庞德、艾略特等人的传递，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观念影响了布鲁克斯，使其崇尚客观描述，反对浪漫主义的滥情风格。

第四章“布鲁克斯诗学在西方的影响”，主要论述布鲁克斯诗学在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包括布鲁克斯和欧美当代一些批评家的相互批评。他被誉为“批评家的批评家”，当然也有人指责他是“批评的一元论者”。但无论如何，其在西方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五章“布鲁克斯诗学在中国的影响”，主要论述布鲁克斯诗学在中国

的译介、传播及研究,对中国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影响,对中国教育、教学的影响,以及中国学界对布鲁克斯诗学的误读。

布鲁克斯诗学对中国文学最大的影响,可能集中体现在“反讽”这一关键词上。中国许多作家运用反讽手法进行文学创作,批评家运用反讽、悖论等理论批评中外文学作品。对中国的文学教育、教学方面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细读”的教学理念及实践上。中国一些学者与教师受其影响,重视以文本细读和分析为主的教学模式。

当然,中国学界对布鲁克斯诗学的译介及理解仍存在诸多误读,如指责其为非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反浪漫主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澄清。

第六章“对布鲁克斯诗学的反思”,将布鲁克斯诗学与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学进行比较研究,以进一步剖析布鲁克斯诗学的本质。

布鲁克斯与尤里·特尼雅诺夫一般被认为同属形式主义阵营,但两人的理论有很大的差异。除产生背景不同之外,两人根本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语言观。布鲁克斯对语言的历史不太重视;将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二分;解释诗歌时以情境为参考框架;重语义分析;认为诗歌是时空中的客体。而特尼雅诺夫认为语言天生具有历史属性,与历史是统一的;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统一;解释诗歌的参考框架以语言的逻辑为主;诗歌分析重在韵律与节奏;诗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表明,布鲁克斯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异质性要大于类同性。

布鲁克斯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诗学,他只是反对将其机械化与庸俗化,反对简单的社会决定论,反对把文学单纯地当作社会资料的记录、社会真相的揭发、社会计划的蓝图、宣传党八股的工具,反对不关注文学性。他的诗学与马克思主义诗学有诸多相契之处,如都反对滥情主义、唯心主义和资本主义,承认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功利与审美的辩证关系。在对待文学与历史、社会现实、作者、读者的关系上,两者的观点也有相合之处。

布鲁克斯诗学与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的距离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远。布鲁克斯的诗学是其作为美国南方批评家的一员,于社会政治追求受挫后,在文学上的一种抵抗行为与姿态。布鲁克斯美国南方社会的生活背景、审美趣味和宗教信仰,都使其反感科学、反感工业化进程。他留恋的是南方种植园、或者说至少是南方农业文明。在他看来,民主社会在政治上或许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在文化上却常常伴随着一种言人人殊的混乱,导致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他认为社会需要思想的贵族、学术的权威与技术的专家,呼吁抵制流俗,在文学艺术上承认权威、树立典范。他认为,对

同一作品的评价,文化艺术修养高的人的意见相对来说要更值得重视,也更正确。也就是说,大学教授的意见要比普通读者的见解更深刻。

因此,布鲁克斯诗学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它致力于构建一套高雅、精致的,由结构、有机体、悖论、反讽、张力和隐喻等术语构成的文学评价体系和标准。

结语部分总结布鲁克斯诗学对中国当下文论构建与批评实践的启示与意义。布鲁克斯警告文学批评不能放弃对作品优劣的评判,否则势必导致相对主义,使文学走向毁灭。在众声喧哗的网络化时代,有必要重申布鲁克斯诗学的精英立场,建构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威的文学评价标准,以彰显文学艺术的前进方向,捍卫人文学科的人文精神。

目 录

序言.....	1
内容提要.....	1
绪论.....	1
第一章 布鲁克斯诗学的主要理念	10
第一节 诗歌的有机体概念	13
第二节 作为悖论的诗歌语言	19
第三节 隐喻:诗歌的本质.....	41
第二章 布鲁克斯诗学的实践运用	60
第一节 诗歌批评实践	60
第二节 戏剧批评实践	91
第三节 小说批评实践.....	131
第四节 教学实践.....	152
第三章 布鲁克斯诗学的渊源.....	165
第一节 柯勒律治.....	168
第二节 瑞恰慈.....	178
第三节 艾略特.....	186
第四节 中国文化.....	194
第四章 布鲁克斯诗学在西方的影响.....	203
第一节 批评家之批评家.....	203

第二节 在美国的影响.....	213
第三节 在欧洲的影响.....	237
第五章 布鲁克斯诗学在中国的影响.....	243
第一节 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243
第二节 对中国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影响	271
第三节 对中国文学教育、教学的影响	284
第四节 被误读的布鲁克斯.....	296
第六章 对布鲁克斯诗学的反思.....	311
第一节 布鲁克斯与形式主义.....	311
第二节 布鲁克斯与马克思主义.....	325
第三节 布鲁克斯与后现代主义.....	343
结语.....	352
附录一:克林思·布鲁克斯年谱	368
附录二:名词和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376
参考文献.....	384
后记.....	421

绪 论

新批评是一种不可能被忽视的批评思潮,它曾经是 20 世纪上半期占支配性地位的批评方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新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正统”。^①在 1956 年的时候,连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都曾感叹:“我认为,过去这三十年,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是文学批评的辉煌时期。以后回顾起来,它甚至会显得太辉煌了。”^②当然,艾略特在此所说的“文学批评”,特指的就是新批评。1962 年,时为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的魏伯·司各特(Wilbur Stewart Scott)说:“毫无疑问,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模式是形式主义批评。”^③对于其所谓的“形式主义批评”,他在注释中标明为“新批评”。1962 年李察·福斯特(Richard Foster)也表示,新批评“鼓励我们朝向对文本的贴切的理解,逐字逐句地教导我们如何阅读诗歌”。^④1963 年,威廉·汉迪(William J. Handy)也说:“‘新批评’或者说‘形式主义’在我们这一时代已被普遍接受。”^⑤

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新批评有逐渐衰落之势,但其影响已化为西方文学理论内的组成部分,融入其血液之中,成为如空气般的一种自然的存在,导致有人日用而不知。1970 年,乔治·柯尔(George Core)评论说,每个时代都有其自己的评论,但是今后没有哪个批评家能够忽略新批评。^⑥现

① (美)沃尔顿·利茨:《当代美国文学》,董衡巽译,见史亮编:《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92 页。

② (英)艾略特:《批评的界限》,王恩衷译,见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301 页。

③ (美)魏伯·司各特:《当代英美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蓝仁哲译,《文艺理论与研究》,1982 年第 3 期,第 150 页。

④ Richard Foster, *The New Roman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8.

⑤ W.J. Handy, *Kant and the Southern New Cri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3, p.vii.

⑥ George Core, “Southern Letters and the New Criticism”, *The Georgia Review*, 1970 (24), pp.413—431.

为匹兹堡大学著名教授的保罗·鲍威(Paul A. Bové)在1976年就认为,新批评的思想和方法深入人心,甚至已经成为“批评”的本质概念。^①1980年,弗兰克·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在《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一书中指出,所谓“新批评之后”,并不是指新批评消亡之后,而是指新批评仍然存在之后;新批评并没有远去,只是人们已习以为常地接受了它,因此反而意识不到它。^②1987年,卫斯理学院的威廉·E.凯恩(William E. Cain)也说,虽然学界现在都在谈论新批评的衰亡,但是事实上新批评还活着,并且还在扩展,而现在之所以没有意识到它,是因为它太过于深入人心了。^③1988年,文森特·利奇(Vincent B. Leitch)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新批评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成为批评的本质概念,它在20世纪50年代所谓的“死亡”,其实标志着一种常规化的“永生”。^④

诚然,新批评关于自足的艺术、文学的内在价值和对方法论关注的观念,已渗透到现代批评思想的大部分敏感区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诗歌批评、戏剧批评、小说批评、学术、传记、历史、编辑评论和教材等几乎所有的领域,新批评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新批评作为一个流派虽然已在名义上退出了西方当下的舞台,但是它的许多基本理论却已被当代各种批评理论所吸收,已成为了经典,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新批评与其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明或暗地影响着后来的原型批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黑人美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新女同性恋批评等现代批评理念。^⑤尤其是新批评的“细读”(close reading)理论,已经成为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的共同财富。“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采用了经过改良的细读方法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可以说,细读并未因新批评的消失而消失,作为一种阅读方法,它还将长期存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中。”^⑥

-
- ① Paul A. Bové, "Cleanth Brooks and Modern Irony: A Kierkegaardian Critique", *Boundary 2*, Vol. 4, No. 3 (Spring, 1976), pp. 727—760.
 - ② Frank Lentricchia,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xiii.
 - ③ William E. Cain, *The Crisis in Criticism: Theory, Literature, and Reform in English Stud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05.
 - ④ Vincent B. Leitch,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Eigh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6.
 - ⑤ William J. Spurlin and Michael Fischer, *The New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Connections and Continuitie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5.
 - ⑥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39页。

在新批评之后,文学批评愈来愈倾向文化研究,离文学文本和文学价值判断渐行渐远,令关注文学本质之士有重回新批评时代对文本细读的冲动和诉求。因此,毋庸置疑,在当下,新批评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新批评的研究对于当下中国来说,自然也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2012年,赵毅衡发文感叹道:“新批评已经成了中国批评界的批评实践习用的方法之一,对新批评的兴趣已经融化到中国学者的血液中。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几乎没有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不单辟一章讨论新批评。”^①他还曾表示,对于“每个文学学生,研究新批评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性工作”。因为要了解现代文论,必须得读形式论,而新批评是第一个“成功的”形式论,所以新批评是绕不开的。而中国批评家更必须要重视新批评,一是因为它与中国现代文论有诸多关联;二是新批评虽然已经“过时”,但其留下的细读和张力、反讽等基本的分析路线是今天的文学批评家无法跳过的。而且现在回过头来研究新批评,可以通读其全部文献而不怕遗漏,正是研究的好时机。^②而且,近年来新批评在中国学界有强势复兴之势。在文学创作上,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觉地以新批评的理论作为创作导向;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上,运用新批评理论的批评家越来越多;在文学教育和教学上,出现了以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为主的教学模式。

新批评作为20世纪最强大的批评运动,影响深远。而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③是美国新批评家的杰出代表。他学识过人,精力充沛,在学术研究、文学批评实践、期刊编辑、教书育人、官方及民间的政治文化活动的参与等方面都非常活跃。他是新批评家中唯一既是新批评“南方批评学派”^④成员,又是新批评“耶鲁集团”^⑤的核心人物。其在新批评中的地位与作用无可取代。马克·温切尔(Mark Royden Winchell)评价布鲁克

^① 赵毅衡:《新中国六十年新批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44页。

^② 赵毅衡:《新批评与当代批判理论》,《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年第2期,第298—300页。

^③ 克林思·布鲁克斯在中国曾被译为克林斯·布鲁克斯、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克利安斯·布鲁克斯、科林斯·布鲁克斯、克利恩斯·勃罗克斯等,本书统一译名为克林思·布鲁克斯。

^④ “南方批评学派”包括约翰·克劳·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艾伦·泰特(Allen Tate)、克林思·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等。

^⑤ “耶鲁集团”指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长期执教于耶鲁大学的新批评后期中坚人物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威廉·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又译为卫姆塞特、威姆萨特等,本书统一译名为维姆萨特〕、克林思·布鲁克斯。